修缮后的仁寿门文化广场。

仁寿门，保山古城的文脉遗存

刘义马 文/图

在滇西，保山城是一座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因此于1993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名城”。在这座千年古城的西北一隅，现在还保留着一座几经荒废与修缮的仁寿门。

曾经，我在仁寿门附近居住过多年，对仁寿门是熟悉的。

根据地方史志记载，保山城最早开始兴建于唐代。唐朝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西南六诏之一的蒙舍诏皮逻阁在太保山下建起了名为拓榆的土城，后来毁于明朝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的麓川土司叛乱。于是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云南前卫指挥使李观开始在土城的旧址上以砖瓦兴建新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指挥使司胡渊扩建城市，将太保山圈于城内，使山与城浑然一体。明朝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朝廷废永昌守御千户所而设保山县，并因城市西倚太保山而得县名，城池也就正式得名为保山城。因为清朝时的保山一度隶属于云南行省的迤西道，因此保山城曾被誉为“迤西胜景”。

后人根据资料考证，历史上的保山城街道东西南北直交，呈“井”字形结构，极为整齐方正，城墙总长13里24步，设升阳、镇南、龙泉、安定、永定、仁寿、通华、拱北八座城门。现在在清朝成稿的《永昌府志》一书中尚有古城地图，后人也曾复原出民国时期的保山古城街巷老地图并广为传播。但这座古城的命运是多舛的，清朝时，城墙因为屡遭兵燹破坏，多次重修；抗日战争时期，因日机轰炸，为了便于疏散人口，城墙被开了几个口子；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为城市居民生产生活发展需要，又毁了东门城楼和小北门城洞，到60年代末期，南门城楼也被毁了，只留下一道残缺不全的仁寿门。

2006年，我初到仁寿门附近居住时，仁寿门虽然已经被公布为了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只剩下了一个残缺的城门洞和一段城墙残垣，城门洞上端的老砖缝里长满了灌木和藤蔓，甚至城门洞的西侧上方还建成了一院民宅。

当时，我曾多次从这个有坍塌危险的城门洞下经过。每次经过时，我都感觉仁寿门像是一个颤颤巍巍的老者，或将因为一场风雨侵袭，它就会“寿终正寝”。穿过城门洞的土路两边也是野草间夹杂着垃圾，成了城市的卫生死角。

因此，在那个时间段里，仁寿门成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曾多次被新闻媒体曝光。直到2016年，保山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辖区街道牵头对仁寿门片区进行了人居环境提升，文化部门对仁寿门保护也进行了一些抢救性的处理。

当时，我作为文化部门的一名干部，应该辖区街道之约撰写了一段文字并由张成华书友题写在仁寿门旁的一堵墙上，既追溯仁寿门的历史，也向市民解释造成仁寿门“岌岌可危”的历史原因，更表示出终将修缮仁寿门的决心。

我撰写的这段文字题为《永昌府城仁寿门记》，内容如下：

仁者寿，寿者相。君子行德，则民仁寿。永昌府城始建于唐天宝二年，系南诏王皮逻阁所建，城池规模在滇时为翘楚。初创时为土城，后因兵燹被毁。明洪武十八年，永昌指挥使李观重筑城池，改土城为砖城，并在城西太保山建子城。洪武二十八年，永昌指挥使胡渊为强城防，拆太保山子城，仿金陵包钟山模式，筑城墙纳太保山入城，整座城呈上圆下方之势。城四周置升阳、镇南、龙泉、安定、永定、仁寿、通华、拱北八座城门，六开二闭。城门上有楼高三丈余，城楼四角均建角楼，并有炮楼、钟楼及鼓楼各一座。因城仿金陵而建，城内经纬分明，有“七十二条街、八十二条巷”之说，加之城内居民多经南京征发移民而来，故永昌城亦被誉为“小南京”。明万历年间土酋反叛，永昌城池受损。清康熙三十九年、乾隆二十二年、道光四年曾数次重修。清咸丰、同治年间，因回汉互斗，兵燹频发，永昌城垣及街区横遭焚毁，倾圮无数，光绪年间再次重修。滇西抗战时，日寇酿“保山五·四被炸”惨案，敌机狂轰滥炸，城池与百姓惨遭浩劫。抗战胜利后，官民虽有修复古城之心，无奈国穷民贫，难以如愿。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地方工商业发展迅猛，原城墙之内已难容纳与日俱增的城市人口，加之城池在新时期已无防御功能，甚至成为“破四旧”对象，故战后残存的城墙、城门先后被拆，砖石夯土被人取走，原城墙土地亦被用作城市建设。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出台时，曾经一度辉煌的永昌古城仅存仁寿门遗址。为传承古城文脉，仁寿门先后被公布为区、市级文保单位。盛世荣光，追思越千年，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名城虽仅存一角残痕旧迹，然有党委、政府塑滇西边境中心城市的宏伟蓝图，重振永昌文化雄风之万众希冀必将实现。

或许，很多人从我的这段文字重新认识了仁寿门和周边居民户的关系，即先有“土地到户”，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出台，再有仁寿门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一段时间内新闻媒体也不再炒作仁寿门保护范围内是居民户的问题。

有人说，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认同的情感纽带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历史文化就是城市的灵魂。仁寿门，虽然只是保山古城的残留一隅，但仍是一道古城文脉。

我曾经对着规划部门于2013年7月做的《保山市城市总体规划》，再比对着文化部门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和非遗项目保护名录，清点保山中心城市范围内的文化遗产项目，一清点，竟然发现有90多项文化遗产项目。

可以说，这些文化遗产项目都是活着的保山古城文化。

让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地方党委政府越来越重视保护城市文化遗产，特别是保山城自2018年以来明确了“山水田园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开放创新之城”的城市发展定位，为在历史风雨中饱受侵袭的仁寿门带来了一定的修缮希望。

在万众期待中，保山地方党委政府于2023年4月启动了仁寿门片区文物保护利用项目，该项目由文物本体修缮和仁寿门文化广场两部分组成。经过匠人的悉心修缮，2025年1月，古老的仁寿门以崭新的容颜重新回归到保山人眼前。

再见仁寿门时，它像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古典美人，一下子就引得万众瞩目，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特别是节假日，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都纷纷到仁寿门触摸保山古城的历史文化，探寻保山古城的文脉遗存和乡愁记忆。

新修缮的仁寿门虽然没有修城楼，只是一段城墙和一个城门洞，却因为在保护范围内建成了文化广场宣传了保山古城文化，再加上附近居民区改造成了古色古香的众多文化休闲小院，仁寿门已经变成了展示保山城市文化的一个载体。

我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去仁寿门文化广场走走，看看处于灯火阑珊中的仁寿门，然后登临上山城墙到民间传说的“御笔勾”处，遥看位于西北一角的皮逻阁、李观、胡渊三位历史名人的铜雕，在历史的微光中与古人遥遥对话。

置身于历史与现实交界的光影中，我深度缅怀保山古城曾经的辉煌与兴盛，但我知道，保山古城历史上的任何辉煌兴盛与今天相比，都会黯然失色，今天的城市发展是与祖国发展同步前进的，今天保山的发展更是值得铭记的。

前几个月，因为生活需要，我已经彻底搬离了仁寿门附近的居所。为了凭吊自己的某段历史，或者是与某段生活做一个彻底的告别，某个周末，我特意再次游览了仁寿门。我见到了一束微光穿越城门洞，站在城门洞前的文化广场上，与曾经旅居保山数月的“中华游圣”徐霞客雕像对视，我仿佛聆听到了时光中“哒哒”作响的马蹄声，越千年而来的风卷着这些马蹄声轻轻地为保山城敲开了一扇历史之门。

最近，到仁寿门前用温泉水免费泡脚的小视频刷爆了保山人的朋友圈，让很多人重新探访了仁寿门。据了解，这是当地党委政府协调使用了仁寿门附近的地震监测用水井里流出的温泉水，让到仁寿门区域参观游览的游客和市民实在感受到了保山“温泉喷涌·住在保山”的独特魅力。“温泉喷涌·住在保山”是保山市重点打造的文旅推介品牌，旨在突出保山丰富的温泉资源和康养旅居特色。或许，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仁寿门前泡脚将会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10000期，我与《保山日报》的故事

[上接一版]

小姑娘的第一篇文章刊出两个多月后，我又接到她给编辑部的另一封来信：“非常感恩编辑老师——你们那篇刊出的稿子，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大吃了一惊：是不是作者的有意夸张？原来，小姑娘居住的山村，有一所小学。当时山村小学缺乏教师资源，这是当时偏远山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小姑娘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后，被村长看到，据说竟激动得把报纸一下砸在办公桌上：“唉呀！唉呀！我们到处去给村小学请教师——原来我们身边就有一位年轻的‘女孔子’！”经村委会研究，决定叫这位“女孔子”去村小学代课。在讨论时，其他村干部担心地说：她不久前还是个高中生，没教过书，怕教不了吧？村长很果断：“文章都在全区（当时保山市还属于保山地区）报纸上登了，没有三板斧，瓦岗寨不会接收程咬金——缺乏文字功底，《保山报》会轻易把她的白纸落黑字的文章丢在报纸上？再说，我相信孔夫子在未教出三千子弟、七十二贤人之前，肯定也没教过书，更不会有什么教师资格证！”就这样，小姑娘丢掉锄头，顺利走进教室。成了一名被村里人称为“不错，教得很好”的合格的代课教师。

后来，她的文章又陆续在《保山报》上发表了几篇。故事本该到此结束了。想不到一年后，她又给编辑部寄来了一封信：“经村委会研究并上报县教育局批准，村民集体推荐自己参加教师进修学校的报考。前不久我已经以不错的成绩被顺利录取到教师进修学校就读。两年毕业后，我就会正式走上教书育人之路……”

一篇文章，竟会发生如此的威力？说实话，读着来信，我都激动得有点头晕了。也从中体味到这一行业的另一种意义。编辑工作并不轻松，这是实话。但“橄榄虽酸，回味甜”。至今我都没有后悔过：自己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并不算称职的剪裁“师傅”！

三十余载知音情

杨清舜

三十多年了，每当想起《保山日报》，每当看到《保山日报》的人，我都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与《保山日报》的相识，缘于我的大学。1994年9月，钟情于文学的我到保山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上学后，很快在校图书馆里找到了《保山报》，开始认真地阅读起来。对于一个学生而言，最吸引我的还是每周末才有的“雾虹”副刊，版面上一篇篇精美的文章，使我如久旱逢甘霖，每周都盼着副刊版面。通过报纸，我熟悉了老转、周勇、耿德铭、王华沙、鲁兴勇等一大批文化名家的名字。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当我们游览了保山卧佛寺后，我便写了一篇题为《千年古刹卧佛寺》的文章投给《保山报》的高宏张老师，不久后，我就看到文章发表在报纸上了。初次投稿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我写文章的兴趣，从此我源源不断地给《保山报》写稿，也不断地有文章发表出来。我们学校的苗歌、戴有锟、邓忠汉、李显耀等长期热爱写作的老师，不仅经常鼓励我，而且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我，我时常在这些老师家里蹭饭。

发表了一些文章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去找《保山报》的老师指导，第一次在报社认识了高宏张老师。高老师热情地照顾我，并给我介绍了苏加祥、祁苑红等老师。在一次次走访中，我感受到了编辑老师对通讯员的热情，也让我在他们的指导下不断进步。后来，我在学校中文系已有一个文学社的背景下，带领包括所有系的文学爱好者，又成立了红蜻蜓文学社，这个文学社后期成了校级文学社。在编辑老师们的鼓励下，大学期间，我就有很多文章在《人民日报》《健康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跨世纪》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并且获得了《云南日报》《春城晚报》《保山报》的征文奖，在学校举行了个人文学作品展。当周勇老师从保山卫校调到《保山报》后，我还有幸在参加《保山报》的文学写作培训班时，得到了周勇老师的指导。后来，《保山日报》改版，星期五就印发的周末版更是非常精美，无论是新闻、文学还是摄影作品都让我非常喜欢。特别是在学校里认识苗歌（即王孝溶）老师后，我非常乐意为经常发表随笔的他去《保山报》取样报，并寻求编辑老师们的指导。

正是由于《保山报》不断带给我知识和养分，《保山报》的老师不断指导，当我大学毕业时，我已经有220多篇文章发表，并20多次获得文学类的奖项，一直只招收大学本科生的德宏团结报社，破例在我大学毕业前一年就向学校发函邀请我到报社工作。虽然这个邀请函无法突破当时的分配体制没有发挥作用，但毕业后，我还是顺利地分配到了德宏团结报社工作。

大学毕业初期，我一直保持着向《保山报》投稿的习惯。后来随着工作的变动，有好一阵子，我都没有时间写作，渐渐地就不再投稿了。倒是后来一直对我非常好的戴有锟和李显耀老师都去了保山报社工作，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并多次在芒市相见。同时，在《保山报》改名为《保山日报》并有了数字报后，我也经常从网上学习《保山日报》的内容。

2016年，在经历多个岗位的工作后，我再次回到德宏团结报社任副社长、副总编。当全省报纸副刊会议在德宏召开的时候，我有幸加了原来在大学期间就认识、在保山日报社工作的傅华平等人的微信。有一次，我在《春城晚报》发表了一篇随笔并转发在朋友圈，傅华平在微信上对我说，《保山日报》也非常需要随笔稿件，希望我给《保山日报》投稿，并安排王丹妮老师与我对接。就这样，中断多年后，我又开始给《保山日报》写稿。而且我在写散文、随笔和小小说后，一般都首投《保山日报》。在投稿过程中，我又与字相禹老师相熟，在德宏参加文学培训时认识了久闻其名的刁丽俊老师，在昆明培训时认识了王灿副总编，在鄂尔多斯参加新华社组织的活动时认识了蒋蕾老师等。每一次认识《保山日报》的人，我都会非常激动；每一次投稿，报社的老师都非常热心地对待，让我非常感动。

2023年9月，组织安排我任德宏州融媒体总编。在回顾自己的成长时，我都说我人生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到保山这个文化福地上学，学习了保山悠久的文化；更幸运的是认识了《保山日报》和那么多编辑老师，使我在学习中不断成长，从一个青涩的文学青年成长为媒体的总编。

一路相伴

杨 军

《保山日报》出刊第10000期了。回头一看，我与这张报纸相伴的时光，居然已过30年。

16岁那年，我第一次向《保山报》副刊“雾虹”投稿。20天后，我收到了副刊责编高宏张老师的来信。在这期的校园文学专版上，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和那组散文诗《母亲》。这是我人生中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它与《保山报》相关。

少年的我，从此在这张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上出发。整个中学时代，我在“雾虹”版发表了数十篇作品，其中一篇散文《乡情》还被老师作为范文在学校各班级传阅。那一张张崭新的样报，和青涩的文字一起，共同构成了我青春时代最难忘的印记。慢慢的，我的文字被《少年人生》《少男少女》《黄金时代》《中学生》刊发，并荣获《作文》杂志社主办的“文心杯”全国大中学生作文大赛二等奖。19岁时，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老店》在《边疆文学》发表。当收到样刊时，我想起了第一次发表我作品的《保山报》和为我用心改稿的老师们。于我而言，那些文字，都是从“雾虹”给予我的那束光里，渐渐生长出的枝叶。

《保山报》改版日报后，我身在异乡，但依然为它写稿。后来在乡镇从事宣传工作，机缘巧合，我再次接触到《保山日报》，并于2003年成为报社的首批特约记者。有了多次到报社学习培训的经历，我的新闻写作水平快速提升，大量饱含基层“泥味”和民生温度的新闻作品被《保山日报》和《云南日报》发表。

回想起来，有两件事让我至今难忘。一件是10年前，周向东老师亲手为我修改的作品居然登上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云南日报》的大半个版面，这是我记者生涯的一个新起点；还有一件，是2001年，我向报社经济部的温仕红、杨江华两位老师提出增办一个名为“旅友手记”栏目的建议，没想到被报社采纳了。这让我深深感悟到，正是《保山日报》的包容开放和对读者、作者的尊重与爱护，才让我们彼此珍惜、携手至今。

一路走来，《保山日报》为我推开了一扇门。15年前，借着《保山日报》赠予的一束光，我进城当了一名记者，真正走上新闻采编的道路。近年来，在报社老师鼓励下，我重拾放下多年的笔，作品开始出现在《诗刊》《星星》《文汇报》等报刊上，一些作品荣获新闻、文学类奖项。这些微小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我的单位和报社老师多年的关怀和扶携。2023年，我再度加入《保山日报》特约记者、通讯员队伍；2024年，在刁丽俊老师邀请下，我被聘为周末版特约撰稿人。与《保山日报》相伴多年，我一路蹒跚、一路成长着。

30年弹指一挥间，一位位编辑记者新老交替，但他们的勤勉始终让我敬仰，我们的友谊之树永远常青。从青涩少年到两鬓微霜，从副刊作品到新闻头条，这张报纸始终在那里，如师如友，如灯如镜。10000期，于一份报纸，是历史的刻度；于我，则是成长的刻度。在此祝愿《保山日报》和我的报人朋友们永远向好！让我们一起用文字记录万家灯火、见证时代变迁，以新闻的笔、纯净的心，在岁月的纸上，写下永不终结的下一期。